

# 影视音乐：情潮奔涌 余韵悠长

杨洪涛

近期，随着《人世间》《人生之路》《狂飙》《去有风的地方》《三悦有了新工作》等剧的热播，作品中的配乐和主题歌打动了许多观众。影视作品中的音乐能推动叙事、营造情境、启发哲思，同时温润观众心灵，使他们收获意味隽永的诗意浪漫。早年的《渴望》《红楼梦》《西游记》《大宅门》等剧都曾留下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音乐，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时至今日，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总会勾起人们的万千思绪，触发回味无穷的人生感慨。

## 融入故事讲述

影视音乐是融合了视听艺术特质的音乐形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视听之间具有联觉效应，称为艺术通感。影视音乐既有属于音乐艺术的抽象和朦胧，又有视觉符号所赋予的具体的艺术指向。具象的画面给予抽象的音乐强烈的视觉引导和心理暗示，让音乐所传递的情绪情感有了相对明确的目标。优秀影视作品中，声音与画面是双向奔赴的，作曲家会根据影视作品的类型、主题、情节、人物和情境来结构音乐的调式、曲式、配器以及人声等元素。好的影视音乐能够和叙事形成共鸣与交响，让叙事张力更加饱满，叙事逻辑更加平顺，音乐与画面的融合度、表现力趋于统一。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里，当女主角独自坐在小院放空大脑时，当男主角漫步在洱海边时，那恬淡清雅、宛如细雨轻风的主题歌就如期而至。正如歌中所唱的：“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这部剧的叙事节奏是缓慢而松散的，创作者试图用诗性的画面和如歌的行板放慢观众的脚步。作品的配乐用简约的音乐织体、简易的乐器搭配和女歌手的浅吟低唱，让观众凝神观照、侧耳倾听，收获静谧和温暖。口琴、吉他等轻音乐常用的器乐组合，让观众感到解压和释怀，紧张忙碌的身体、压抑焦虑的心绪得到治愈。《三悦有了新工作》讲述了一个温暖又有着淡淡忧伤的故事。三悦的母亲开了一家婚纱店，三悦却在殡仪馆工作。于是，人生最极致的喜与悲让三悦在初入职场时就识得世间百态。创作者独具匠心地运用明亮、柔和的色调去化解原本有些冰冷的主题。每当三悦完成一场告别仪式，她总是坐在花园里的榕树下，安静地凝望着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而每当这一



刻，名为《每一粒尘埃》的主题歌就会缓缓萦绕，溫柔唱响。

## 承载文化记忆

影视作品中，主题曲和主题歌应该是表现主题立意、故事内核和价值取向的点睛之笔。好的影视音乐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够营造或写实或写意的情境，在视觉符号的加持下，带领观众来到西北的旷野、北京的胡同、江南的园林，把民间民俗民情诠释给观众。电视剧《人生之路》以感动了几代人的文学名著《人生》为母本，讲述上世纪80年代及之后的几十年里，以高加林、刘巧珍为代表的农村青年努力跋涉的生命旅程。剧末，自由奔放的信天游把高加林和高双星带回黄土高地上，仿佛那片粗犷的、浸润着麦香的黄土地就是他们最终的人生归宿。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的配乐以京腔韵味为审美取向，用音乐营造出独具特色的氛围与情境，把老北京人的局气、和气和烟火气呈现给观众，体现了京味儿电视剧的文化内涵。

影视音乐还能够唤起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把特定的历史情境、文化氛围呈现出来。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的片头和片尾分别使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和《我的

祖国》，用熟悉的旋律再次激发人们澎湃的热血和昂扬的爱国情怀。科幻剧《三体》的配乐神秘而疏离，把对未知的未来文明的猜测以及对前途命运的焦虑融入音符里，仿佛要在宇宙的漩涡、时间的尽头、命运的黑洞里，寻找人类的终极答案。

## 唤起情感共鸣

影视作品中，音乐往往能够在剧情的驱动下，抵达观众内心最柔软角落。音乐的音高、音色、音长等基本元素和节奏、音程、调式等结构形式，共同构成百转千回的美妙旋律，可以叫醒观众的耳朵，突破情感的临界点，让情绪瞬间爆发，百感交集。在画面意犹未尽时，音乐总是能打动人心，或激情澎湃或温润如玉地感动观众。

电视剧《大决战》展现了人民军队摧枯拉朽的浴血奋战。当战士们冲锋时，铜管乐与弦乐交相辉映的明亮大调铺陈开来，以史诗般的壮丽宏大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情怀。那些活泼可爱的生命，以一腔热血浇筑着每一寸山河，托举起一个崭新的中国。电视剧《人世间》努力为千百万城市居民、产业工人树碑立传，告诉人们在平凡的岁月中、安静的角落里，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也曾拥有过炽热的爱、彻骨的痛和向往

的梦。女高音歌唱家雷佳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人世间》，以忧郁的、令人心动的升f小调倾诉着岁月列车长途跋涉时的坎坎坷坷，以跨越两个八度的音高起伏昭示着命运站台上的悲欢离合。这首首情走心的作品把人世间的苦乐年华化作音符，深深嵌入观众心里。《人生之路》剧中降A大调主题曲《人生路遥》清亮明亮，有着阅尽千帆后的释怀与从容，有着静水流深、澡雪精神般的审美留韵。音阶的爬升与降落婉转悠扬、耐人寻味，仿佛告诉人们：人生的是与非、得与失很难两全，遗憾与不完美是人生的常态，一切过往都是生命的馈赠。当我们走出半生再度归来，坚守初心才是唯一的选择。

▼《三悦有了新工作》海报 出品方供图



影视音乐是影视创作中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它与视觉符号以及其他听觉符号共同撑起视听艺术的审美天空。影视音乐烘托故事主题、承载文化记忆、输出情绪价值。那些炽热的、激越的、恬静的、忧伤的音符，总能打开观众的心扉，让情潮奔涌，余韵悠长。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电影《周永开》海报

出品方供图

## 艺术地呈现崇高之美

观电影《周永开》  
康伟

反映英模人物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同时也是一个有难度的创作类型。而反映健在的、当下的英模人物，更是难上加难。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为原型的电影《周永开》，在英模人物电影创作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它既是致敬周永开的一曲赞歌，也是英模人物电影创作的一次生动实践。

电影首先要讲好故事，像《周永开》这样聚焦真人的英模电影，更是离不开好故事。影片没有采取线性叙事，也不是选取主人公人生的某一阶段，而是从周永开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精心选取了几个故事，以点带面地展开叙事——学生时代在老师的引领下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带领群众修建水库，作为纪委书记查办张钱宝案，离休后在花弯山种树修路通电，推动当地发展，这是影片重点讲述的几个故事。这几个故事没有明显的关联，但其中贯穿着一条精神主线，那就是周永开“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由此达到了形散神不散的艺术效果。片中的故事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周永开的精神境界，都从一个维度丰满了周永开的人物形象。

全片由周永开书写日记的独白开始，在“小”与“大”对比中，将他面对的崇高情感转化为一种有温度的生命体验。周永开在独白中对自己的定位是：来自“小地方”，是个“小人物”，做的是“小事情”。在静水流深般的娓娓道来中，周永开经过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最大的事”，实现了人生价值，为全片铺陈出充满亲和力、感染力的叙事基调。

影片充分褒扬周永开崇高信仰的同时，将他放到具体的、生动的情境中，通过富于艺术性的细节，增强了崇高之美的生活态、亲和力、能见度。比如周永开回家“偷”自家粮食支援修水库一场戏中，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请他吃糖，他看到那么多糖，立刻生气了，以为是妻子从单位偷回来的。而这些所谓的糖，其实都是妻子为了哄孩子，捡了旧糖纸包上石头做的假糖，她早就为周永开准备好自家的粮食给他带走。这场戏将周永开的大公无私放到家庭和亲情的矛盾中，让观众看到周永开的高风亮节，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而周永开给从未见过大海的妻子送上一瓶海水以表相思、与妻子一起补拍婚纱照等情节，又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浪漫与柔情。

影片最终意味深长地定格在周永开面向花弯山的背影。可以想象，他的眼中一定充满深情与欣慰。“一生忠于党，赤诚为人民”的周永开，其崇高精神和人格风范必将随清风传扬、共青山不老，理想信念之花必将永远盛开。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 这是一座沉甸甸的纪念碑

——看电影《落地生根》

刘恒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沙瓦村，是位于碧罗雪山深处、海拔约2000米的一座小村庄。女导演梁红芳在这里用4年多时间拍摄了纪录电影《落地生根》，讲述这个古老的村庄在精准扶贫大背景下“一步跨越千年”的艰苦而伟大的历程。

观看纪录电影《落地生根》，让我好像看到一颗种子落在土地里，在雨露滋润下一点点地成长，到最后开出花朵，散发着芬芳。影片描绘了中国偏远地区的现实生活，虽然朴素，但它像一座沉甸甸的、坚固的纪念碑一样立在那里。

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在云南的很多山区采访了大量基层工作人员，感到中国的基层组织健全而有力，整个社会大小动脉的所有血管都是畅通的。在集体层面采取行动的时候能够自上而下，一以贯之，集中各方资源，团结所有人的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部电影就是最好的证明。

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即人类共有的一种价值观：希望大家能共同富裕，尽全力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距，缩小资源丰富地区和资源匮乏地区的差

距。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也是人类要共同面对的难题，我们必须倾尽全力去行动。

张扬了人性的美好和善良。在激烈竞争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如何用人性的善来约束自己的欲望，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到他人，尤其是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生存环境不如自己、受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人？一个站立的人、奔跑的人，应该想到如果有人跌倒在路上，自己必须腾出手来扶他一把，这才是我们人类的出路。

追求艺术理想的路径有很多种，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也有很多种，但最重要的是真诚和朴素。这部影片的创作体现了这种精神，也为自己的艺术生涯树立了一座丰碑。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剧作家）

## 家文化的新落脚点

本报记者  
黄敬惟



▲李义中和他的微塑民居作品 受访者供图

对于中国人来说，“故乡”是一个自带温度的词汇。它是年少时爷爷奶奶的慈爱，是成年后外出工作时回望的港湾，是游子的家书，也是珍藏相册里的照片。在微塑手艺人李义中看来，用微塑复原人们记忆中的故乡，将原本只能存在于平面上的照片变成可触摸的微塑模型，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

李义中是个80后，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雕塑专业，可谓科班出身。出于对雕塑艺术的热爱，他毕业后没有转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短视频成为不少人展示自己的载体。李义中也曾尝试将经典雕塑作品以及自己的作品通过短视频进行展示、讲解，甚至尝试做过“搞笑博主”，但都反响平平。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快手展示自己做的微塑农家小院的短视频，没想到一下子“火”了。“好熟悉的乡村气息，太逼真了”“代入

感太强了，都是满满的回忆”“想把我外婆家画出来请你塑”……在评论区，观众留下了种种赞叹，甚至有人表示想跟他学微塑，亲手做出家乡的老房子。陌生人的认可让李义中意识到，对故乡的情感是共通的，通过微塑这种形式，可以为大家带来童年记忆的情景再现，让人们记住乡愁。

推开吱嘎作响的木栅院门，土坯墙面斑驳沧桑，屋顶瓦片鳞次栉比，门口挂着成串的玉米和辣椒，墙上贴着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海报，院子一角还垒着柴火垛……李义中的微塑作品朴素而精致，力图还原每个细节。他介绍，为让一个个微塑的小院子能够更贴近人们记忆中儿时老家房屋的质感，他从画设计图，到制作各个部件，再到最后上色和做旧，每件作品都要耗时1个月左右。

用卡纸一片片做出屋顶的瓦片，用铁丝制作院子中的树木，用干草模拟柴火，李义中对每件作品都精益求精。挤塑板、亚克力板、木板、黏土……一个微塑小院要用到几十种不同的材料。尽管可以参考国外微塑手工艺人的经验，但真正契合中国乡村民居微塑的材质仍然需要他自行摸索。

“柳树、杨树、石榴树、花椒树，不同地区乡村民居的树种种类各不相同，所要呈现的叶片形状、柔软度、厚度也不一样，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李义中说。为了更好地呈现这小小一棵树，他甚至连路边偶遇的干草、落叶也都会捡走“试一试”。“对于‘树’的呈现，我目前并不完全满意，仍有提高的空间。”

从广州的老街、福建的土楼，到胶东的“海草房”、黄土高原的窑洞，李义中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制作全国各地的民居建筑。他自豪地告诉记者，如今自己已制作过全国一大半省份的民居微塑作品。在他看来，这些微塑不仅是精致的作品，更是文化的体现。“我希望能够有更多人了解、爱上微塑艺术，更希望通过微塑这一形式复原中国的民居特色建筑，进而传承我们自己的家文化。”李义中说。



影片中，沙瓦村的孩子们在用芭蕉叶嬉戏 出品方供图

新潮